

《群書治要》中修齊治平的智慧（第二回）—古之學者耕且養
養 成德法師主講 （第二十九集） 2023/4/6
馬來西亞馬六甲 檔名：55-226-0029

諸位法師，諸位傳統文化的同道，大家吉祥。我們翻到二十一頁，我們繼續學習第二十六句：

【二十六、古之學者耕且養，三年而通一藝，存其大體，玩經文而已。是故用日約少而蓄德多，三十而五經立也。】

這裡要『通一藝』，「藝」指的是通六經的一經，通一藝。『存其大體』，「大體」是掌握這一部經重要的義理。『玩經文』，「玩」是反覆體會。所以這不是學一次，反覆體會。『用日約少』，「約」是簡約，就少的意思。『蓄德』是指修積德行，積累道德學問。

我們看經文。『古之學者耕且養』，一面耕作勞動，一面修養自己的品德學問。「耕」，耕作，就是勞動。我們說「習勞知感恩，習勞知惜福」，這個都是在做的過程當中他的心會有所體悟、有所領悟，包含在耕作的過程當中最能體會到因果，要怎麼收穫就要怎麼栽。儒釋道的教誨從事上講沒有離開因果兩個字，所以很多人生的領悟他是在做當中體會到的。這是古代學者他是怎麼學習的。我們換作現代來看，好像我們讀書的情境，有些父母說：你什麼都不用幹，你就好好學習就好了。大家冷靜觀察一下，從小是家裡什麼活都不用幹，就只要學習準備考試就好了。大家觀察一下，這樣的孩子悟性高不高？他會變成死讀書，他死讀書不會應對進退，事情一變化他應對不了。古代從小就要訓練灑掃應對進退，所以他的心是敏銳的，都在感受人事物，不能是死讀書。在這個勞動的過程，你跟人群是有互動的，你是在處眾當中跟人相處，跟人相處比較

容易感受到自己的不足。只有自己在那裡讀書，都沒有跟他人互動，自我感覺還滿好的，自己學得挺樂的。「念佛參禪似有悟」，好像挺有感悟的，一跟人接觸，怎麼我生煩惱了？那個也看不順眼，這個也看不順眼。所以處眾最能勘驗出來一個人修學的狀態，不然懂道理多了，不能知過，知過他是往內的。不能知過，懂的道理多了，我們容易向外看。

所以這個「耕且養」，「養」是修養自己的品德學問，而「耕」應該也有要去力行的意境在裡面。就是你有讀書，是解；你耕作，你在生活當中去做事情是行，解行相應。所以《弟子規》特別強調，「不力行，但學文，長浮華，成何人」。所以古人這種耕讀的方式，應該是比較跟解行相應，有這種效果出來。我們看不解行相應，慢心容易長，傲慢心。包含你常常不勞動，也會比較懶惰，不想動。比方說我們今天在團體當中，我們的部門是屬於教學部門，我們平常看書的時間多，聽經的時間多。突然單位有一些事情，臨時的事情，需要我們很好的集體來服務。比方說突然有一車貨來了，人力不夠要全員出動，很可能每一天都讀書的人他就感覺有點不想做：我剛好聽得很法喜（在聽經），怎麼又出這個情況把我打斷了。他在心念當中容易去貪他喜歡的這個境，當變化的時候，因為你有貪一個境，當這個變化來的時候你會不是很歡喜。而事實上，我們學經教，首先很重要的，要把自我放下。每一部經教目的是什麼？恢復真心，這是每一部經教指導我們的。

你看，儒家講「格物」，物格而後知至，要恢復真心，要從格除物欲，尤其格除自私自利。所以我們讀書的目的要放下自私自利。但是假如我們在讀的時候沒有往內，反而貪聽經很舒服、很歡喜，貪這個境，一有變化的時候，我們假如沒有觀照自己的心念，這是大家的事，我應該大局為重，我怎麼生煩惱了？所以不貪著境界

，不挑境界，這個才是不分別、不執著，我們往恢復真心的方向在走。所以反而坐在辦公室裡面聽經學習的時間多了，但是到底有沒有消歸自性？這個是學的目的。所以學得有漸漸入的人，他應該是應無所住，面對任何境緣來，他而生其心去應，他可以隨圓就方，他不挑境界。反而平常幹活多的人，思惟靈活，他一有什麼變化來，他也很從容的去應對。這是「耕且養」有解行相應的意境在裡面。我們之前有提到蕩益大師講我們學習有三個問題，第一、好多不好精；第二、求解不求證，就是我們喜歡聽經，但是不喜歡去落實，你不去落實就更不可能會證，信解行證，喜歡聽，喜歡解，但沒有行，沒有去證。所以第一個「耕且養」應該就有提醒不能有解無行，應該落實在生活當中。

下一句『三年而通一藝』，那就不是好多不好精了。你看古人這些學習的方式、心態，這個都攸關學習的成敗。我們很羨慕這一句講，『三十而五經立也』，就三十通達五經了。我們都很希望這個目標，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，那前面這些學習的原則、態度就很關鍵了。我們現在好多，喜歡學很多，甚至是知識性的學習，求知欲，但不能深入。我們冷靜看看自己，看看身邊的人，有沒有人三年攻一部經，一直深入都沒有間斷。所以三年通一經，一門深入的原則，要把它學通，要專精，「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」。我們可以感覺感覺，我們整個人生過程的學習，假如這個學一下，那個學一下，好像都深入不了，最後都忘得差不多了。有沒有把一部經，把它學通？所以李炳南老師當時辦講經弘法人才的培養，都是要學通一部經再學第二部，是這樣的原則。所以這是要一部通了，再學一部。

再來『存其大體』，這是掌握了這一部經當中的要義，我們說宗要。這部經以什麼為宗？宗就是最重要的義理。比方說以《金剛

經》，《金剛經》就是以無住為宗，「應無所住」。你一有住，一有執著，那就不是在真心的狀態。「若心有住，則為非住」，這是《金剛經》的宗要；像《無量壽經》的宗要，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；像《華嚴經》以什麼為宗？《華嚴經》以法界為宗。所以我們看老和尚在講《華嚴經》的時候最常出現的一句話，十法界依正莊嚴怎麼來的？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，都是自己的心現識變。我們假如把這個重點抓住了，那不會責怪任何人了，不關任何人的事，都是自己的心現識變。儒家的經典它的宗要，師長常說，《四庫全書》講什麼？講五倫五常、四維八德，我們就掌握這個綱領，這個宗要。你掌握一部經的宗要，掌握這個宗要，我們的學習就不是捨本逐末，不是堆積了很多知識，掌握不住這一部經的精髓，而我們看每一部經其實都是幫我們恢復真心。所以六祖大師有講，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」。所以經都是要讓我們認識真心，讓我們恢復真心。孟子也說，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」，把迷失的心找回來。就像儒家的五倫五常、四維八德，其實都是我們本有的性德。我們依據這個來修行，慢慢就回歸性德。但心是根本，我們不捨本逐末。

『玩經文而已』，學經典還要反覆體會經文。不是說好像看戲一樣，看一遍就過去了，好像在趕戲劇，要反覆讀誦。「舊書不厭百回讀，熟讀深思子自知」，讀啊讀啊都有新的體會。孔子說的「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矣」，這個也是因為有解行相應，所以再讀以前讀過的經文都會有新的領悟，更深更廣。所以這樣來學，能夠花費少的時間，但是積累蓄養的德行卻很多。因為三年通一藝，這個就是一經通，一經通再學其他的經，觸類旁通，就比較快了，所以三十歲就能通達五經。

假如從佛家來看就是先求得根本智，然後再求後得智。根本智

就清淨心，就好像深入一部經，因為經典一定是這麼指導我們的，把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、貪瞋痴慢放下，心地清淨。從般若來講叫般若無知，這個就是清淨心，接著他能無所不知，他一接觸就明瞭。因為他是清淨心，一接觸就明瞭，所以他再學第二部、第三部的時候，就快了。佛門龍樹菩薩，你看他學《大藏經》幾個月就學完了，因為他得根本智了。比方說這一部經看個兩品，他知道這一部經在說什麼，他可能不用看完。還有六祖惠能大師，人家給他請教《法華經》，人家念兩品，他說「你不用念了，我講給你聽」。所以學後面的經比較能觸類旁通。這是古人學習的一個狀態，這個也很適合我們自己對照對照，可能對我們在深入經典會有很多提醒、很多啟示。

這是我們「明理篇」，「丙、真實學問」，最後一句。我們修身進入第二個大單元。第一個單元是「明理篇」，這是解。第二個部分是行，「篤行篇」。在「篤行篇」方面，我們看一下前面第七頁有目錄。篤行是落實，我們看到分了幾個綱目：「甲、主敬存誠，乙、反躬內省，丙、仁義存心」，這些都是我們落實的重點，「丁、靜心節欲，戊、改過遷善，己、誠實守信，庚、謙虛有禮，辛、持之以恆，壬、謹言慎行，癸、健康養生」，剛好十個欄目。我們看「甲、主敬存誠」，我們看二十七句：

【二十七、天地有紀矣，不誠則不能化育；君臣有義矣，不誠則不能相臨；父子有禮矣，不誠則疏；夫婦有恩矣，不誠則離；交接有分矣，不誠則絕。以義應當，曲得其情，其唯誠乎。】

「主敬存誠」，第一句。我們看註解裡面有提到『交接』，「交接」就是交往、結交，這是指結交朋友。第二個註釋裡面有講到，『以義應當』，「應當」就是應事得當。

我們看經文。天地是有綱紀的，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；

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」，天地都有它運行的規範，不誠則不能化育萬物。我們看這個誠表現在天地就是無私，「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」，無私來化育萬物，它沒有說要達到什麼自己私人的目的，沒有私的。這個句子都是談五倫，「人無倫外之人，學無倫外之學」。當然我們隨著這個倫常，我們自己也可以去感受、去觀照，我們在這倫常關係當中的相處，我們有沒有真誠？有沒有這種五倫十義？比方君臣之間是有道義的，不真誠就不能相處共事，不真誠君臣就不能合心，甚至會離心離德，這個就辦不成事。

有一次，有一個臣子就建議唐太宗說，陛下你到朝廷上，你就裝著亂發脾氣，發完脾氣看誰敢跟你諫言提醒你，這個臣子就挺好的，敢直諫。太宗就說，我不能裝著生氣，我這樣裝就有點虛偽，刻意裝出來這個不是真誠對待大臣。所以在太宗跟臣子的相處當中，他是很觀照自己的心是真誠相待的，不能是裝的，不能是虛假的。確實太宗他對臣子是非常有道義，魏徵去世了，太宗傷心到沒有辦法上朝，所以五天罷朝，沒有辦法上朝，這種情意是非常深的。還有一個臣子跟著他一起打天下，結果這個臣子後來當了大官貪污，犯下很嚴重的罪，應該是死罪逃不掉了，可是太宗不忍心。為什麼？因為這個大臣的兩個兒子都死在戰場上，其中他有一個兒子已經受了重傷，結果他這個臣子把自己的兒子交給唐太宗，然後又出去拼殺，他的兒子就死在唐太宗的懷裡。所以按照法律他絕對是死刑，結果太宗就哀求文武百官可不可以免他一死，太宗還跪下來（他不敢跪臣子，就走到向著天，就跪下來），哀求大臣免這個臣子一死。所以這個是『君臣有義矣，不誠則不能相臨』，它這個是誠當中有情意、恩義在其中。

再來『父子有禮矣，不誠則疏』。父子之間有禮節的，不真誠就會無禮而疏遠。我們也冷靜觀察一下，現在這種父子之間的禮，

少了。你看以前父母進門，我們孩子都站起來去迎接，很真誠的去迎接。現在父母進門，該看電視看電視，理都不理。連這些禮都沒有了，大家看一看，這個父子之間真不真誠？包含，你看像「稱尊長，勿呼名」。假如連這個禮都沒有了，對父母都是直接叫名字的，這個就不恭敬，慢慢慢慢在無了這個禮之後，這個敬就會退。誠敬、誠敬，不敬，慢慢也就不誠，這樣就會疏遠了。

『夫婦有恩矣』，夫婦之間是有恩義的，不真誠就會忘恩，就可能離異。我們念恩，這一分情意就更深；我們假如念怨，彼此相處就不是很真誠，會對對方有成見。所以這個誠要能保持，那要念恩忘怨誠才能保持。唯有這樣，我們說至誠才能感通。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」，所以在五倫當中我們都有看到因為至誠就感動對方了。比方說君臣，君王有做得不對的，大臣沒有放在心上，還是很誠心的盡一切努力勸君王。衛國的史魚是一個例子，「直哉史魚」，非常正直。他勸衛靈公，衛靈公都沒有接受，他到死最後一口氣，他都還在想著要幫助君王。他沒有起一個念頭：這個君王太昏庸了，我都勸他多少次了，都不聽。他沒有把君王的過放在心上，他還是很誠心，到臨終前交代他的兒子：把我的棺木放在窗戶底下，不要給我放在正廳正中間，因為我對不起君王、對不起國家，我沒有勸動君王用賢臣蘧伯玉。這個叫死諫，要死了都還在勸諫。後來衛靈公進來弔唁，一看罵他兒子：你這個不孝子，你怎麼把你父親的棺木亂放？兒子趕快把父親的交代講給衛靈公聽。衛靈公就被這個忠臣感動了，就罷黜奸臣彌子瑕，又重新啟用蘧伯玉。這是君臣。

父子，舜王對自己的父親跟後母，後母、父親對他這麼不好，他沒有放心上，還是很真誠對待他們，甚至於都覺得是自己做得還不夠好，最後一家人都被他感動了。在夫婦當中，「夫婦有恩矣」

，對方再不好，在這整個過程當中他還是有他的恩義在。台灣就有一個例子，好像是道證法師說的。有一個女子，他的丈夫有外遇了，她包容。結果這個先生很過分，把這個女子都帶回家，甚至還生了孩子。結果這個女士還照顧那個女人生的孩子，都沒有跟他先生計較。結果第三者生的兒子跟她的關係更親，因為她很用心把他帶大。最後她的丈夫跟這個第三者都跪下來給她懺悔，給她道歉。她能做到讓對方發露懺悔，改過，這個也是她的誠心。而她也是，縱使另一伴犯這些錯，她還是有念著對方這種夫妻的恩義在。

下一句，『交接有分矣，不誠則絕』。結交朋友是有情分的，不真誠就會無情，斷絕來往。這個在古人，在《論語》當中都有講到，「故舊無大故」，故舊就是老朋友，沒有大的過失，「則不棄」，不要遺棄這個朋友，都是要念這分情義。俗話也說「相見易得好，久住難為人」，剛見面的時候聊起來很歡喜，感覺相見恨晚，結果相處一個禮拜、兩個禮拜了，可能對方有自己不歡喜的，就放在心上，慢慢就不能容。那就是有見過了，見對方過，這個就有隔閡，就不能真誠了。但是假如都是只念對方的好，那就不會有這個隔閡了。所以師長有提到，夫妻相處的一句真言，白頭偕老的一句真言，「只看對方的優點，不看對方的缺點」。其實這個不是夫妻相處是這樣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應該是五倫的相處，都應該是這樣的原理原則。

接著提到『以義應當』，我們以道義來處事待人接物，這個「義」就是合情合理合法，這樣就會應對得很恰當，分寸掌握得很好。其實能掌握得很恰當，也是『其唯誠乎』。就是用真誠，就能做到掌握得恰到好處。因為真誠能感通，能體恤人心，所以他能『曲得其情』。「曲得其情」有兩個說法，這裡提到很微細的能體察到對方的心意，或者對方的感受他能體恤到，體會到對方的需要。「

曲得其情」，這個情是情實，就是事情的真相能理解。這個都是真誠能夠達到應對的狀態。

我們再看這二十八句：

【二十八、《曲禮》曰：毋不敬，儼若思，安定辭，安民哉！】

『儼』是恭敬莊重的樣貌。《曲禮》當中說到，『毋不敬』。註解當中有講，「禮主於敬」。所以「禮者，敬而已矣」。禮是外在的形式，它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恭敬。「毋不敬」，就是對一切人、事、物沒有不恭敬的。『儼若思』，這是談到人坐著在思考，他呈現出來的容貌必然是儼然的，就是很恭敬、莊重。所以「儼若思」是指舉止端莊穩重，像若有所思的樣子。『安定辭』，是指他的言語、談吐安詳穩定，條理分明。就是一個人，他毋不敬，然後他的舉止又非常恭敬莊重，他的言語又很安詳穩定，條理清楚。用佛家來講叫身口意，他的意很恭敬，心念真誠恭敬，毋不敬；儼若思，是他身體的行為，很莊重；口是安定辭，他的言語也是很安詳穩定。一個人他的身口意的呈現是這樣的一個狀態，『安民哉』，他能安定人民，就是人們一接觸他會被他攝受住，被他感動了。

我們聽老和尚講他去親近章嘉大師，老和尚說章嘉大師都不講話，只要在他身邊就覺得很舒服。大師很安定，這是「儼若思」，然後講話很慢，一個字一個字。而且老和尚說的，聽章嘉大師的話，聽一次一輩子都不會忘記。當然我們親近師父上人，老人家的攝受力也是很強，我們在他老人家身邊就妄念很少，他攝受我們，這「安民哉」。我們觀察師長也是「毋不敬，儼若思，安定辭」。所以我們不能感動家裡的人，那可能我們可以對照對照這一句。假如我們能落實這一句，應該家裡的人會敬佩我們，對我們很信任、佩服。這個「安民」，就安定自己的家。

我們舉個例子，連要殺他的人都被他感動了。在周朝晉國有一個力士叫鉏麇，他是很勇猛，但是他也懂得禮。當時候晉國的晉靈公是一個無道的昏君，他有一個臣子叫趙盾，勸諫晉靈公好幾次，結果晉靈公不接受勸諫還討厭趙盾，就派鉏麇要去殺趙盾。結果鉏麇要去行刺趙盾，因為時間很早，可能天都沒亮。因為趙盾正等著要去上早朝，天還沒亮。趙盾他的寢室的門是開著的，結果他端端正正穿好了朝服正預備要上朝去，可能時間還有點早，所以趙盾坐著有一點閉目養神。結果鉏麇要殺他，看到他當下的這種威儀，就退了出來，然後就歎了一口氣，一個人（這個算是慎獨）都沒有其他的人，他都是這麼恭敬坐在那裡等著要上朝。平常都是這樣不忘恭敬，這個是真正可以利益人民的大臣，我假如去行刺可以利益人民的大臣，那我就對不起人民，不忠；可是我現在又接受了君王的命令，我假如不去做就不守信。不忠、不信怎麼可以在這個世上做人？結果鉏麇自己就撞槐樹死了。這個事例，一個人他的這種威儀，你看他也是「毋不敬」，很恭敬對待，而且「儼若思」，連要去殺他的人都被他攝受、感動了。所以我們不能感動別人，師長也是常常提醒我們，要回過頭來反省，我們是不是還有做得不夠的地方。

歷史當中還有一位臣子叫管寧，他也是教化遼東這一方，百姓都很敬佩他。比方說這個地方的百姓打水，都互相在那裡爭，排隊就在那裡爭吵，都想早一點打，打多一點。結果管寧沒有指責他們，還自己起很早，然後就去打水，打好了給他們，老百姓看了不好意思，被他感動了。所以他們都是正己去化人，感化百姓。像舜王也是，舜在雷澤這個地方人民都互相爭奪，舜王就自己去禮讓帶動他們，都是以身教，不是以言教為主。好像有老和尚的學生他要去倒垃圾，但是那個動作就好像用踢的，踢著那個垃圾走。結果師長

看到了，很快就走過去，然後就彎下身來拿起垃圾，我幫你倒。以自己的身教來影響，沒有去指責這個學生，老人家自己彎下腰來，我幫你倒。

管寧因為很有德行，朝廷要招他回去當官。雖然他後面還是沒有答應，但是畢竟朝廷招他，他還是要回去一趟。結果在回去的過程突然風浪很大，同行的船隻眼看都要遭海難，這個時候管寧就說到，可能我犯了錯，才有今天這個情況，可能因為我這一生好像是三次起來沒帶帽子，一次晚起，又有一次去上廁所沒有帶帽子，就是他一生的過失只有這幾條，代表他一切言行都很恭敬，結果他說完其他的船翻覆了，只有他的船沒有翻覆。所以從這個故事裡面也感受得到他也是毋不敬，身口意都非常嚴謹。

今天時間到，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。謝謝大家！